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楚王英

東平憲王蒼　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

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

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曹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

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多男也）處臣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苦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面門也一名津陽門南門也）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見光武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尔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

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
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
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
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
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
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
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卒皆吐血毀眥（眥或爲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
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
郎紅也縓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
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
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
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
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
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
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

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
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
爲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
禪以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
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
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跡諸王皆在京師競
脩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
幸於輔鯉怨劉益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益子
兄故武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
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
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
侯僮縣屬臨淮郡故成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
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
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
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釐音僖下皆同
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定立十一年薨
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
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
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

沛王祖母大夫人周乘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三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出取慮音曰閭）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龍舒縣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

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軿猶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柰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

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
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
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
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
祠因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
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後徙封六侯 六縣名屬蜀盧江郡
國于後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
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德
朝陽平昌陰安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
康子德爲東武城侯 東武城屬清河郡今具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
漁陽顏忠劉子產等之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
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
竟其事但削祝阿陰安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齊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莫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
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

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傅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孝經諸侯章之義也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尽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万謂万万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構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

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額夷五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姑蘇臺在今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四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馬千駟四千四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改立三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音七改反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

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爲嗣是爲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顯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稾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稾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

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戒曰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按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住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簞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如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

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
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
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
然要荒無儆（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儆備也音警）
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
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
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
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
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

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
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
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
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
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
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
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
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
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草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大

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閒吏人奏事亦有

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寶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

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鄙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古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煩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古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備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恰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王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昌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

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副婦人首服一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霍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

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質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

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等威威儀有等差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也）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

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宅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藩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越違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戀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伊尹放太甲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焭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璽鳥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

坐哭泣盡哀賜御劒于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峗山南峗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ノ爲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蔿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爭見史記也）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劒下至衞士采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以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遜新昌侯子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溵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在今陳州太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一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

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
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迁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
刑公羊傳曰君親无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產无少長皆弃市先帝不忍親親
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
不惑焉今王冒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
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
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
焉於戲誡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
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

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
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
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
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
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
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
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
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魴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
魴弟十二人爲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迺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迺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廣陵思王荊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荊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勑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

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北為經天也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曰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没之恥報死毋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

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云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目繫獄
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
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
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
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
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
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
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
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
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
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
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
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
之會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稱娖猶齊整也行音胡郎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

淑肯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
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
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厚序有過焉燕穀之國相舉
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
中山立五十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
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
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
權太后及憲等素海出北
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瀕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
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
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
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
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
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
封暢弟荊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雅
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
為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

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北東牟故城在開陽縣西北也）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沂州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辟帶皆飾以金銀（辟帶辟帶中之橫者也以金銀爲釭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刺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立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立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遺弟邀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邀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元八年薨國絕初邀至長安盛稱東郡

太守曹壙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
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
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音）
祖本反礼記曰恭敬搏節鄭玄注云搏猶也）延既怨詛荆亦觖望濟南陰謀琅
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夭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
申委相謙謙恭王寔惟三讓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三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輯礪易姓爲朱後徙于宛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
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国氏姓周衰諸侯滅宋以遠行稱於代也）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

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大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掾督郵況當歸女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況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污君今而相送明吾

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慢不奉法蒼坐朝堂漏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紿欺也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趺與闇相如屬向也趺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示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

其辟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辟破乃謝之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踣也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長史囚死獄中州奏免官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

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舊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諤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爲君位二宜爲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謇與蹇通）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經常也）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煑字）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曰國家

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靁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喬書曰暉年五十夫妻昆弟欲為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茎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幾音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言穆用心專愚更甚也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衣非類年二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言年少為督郵因族勢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謂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

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異亦素聞
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
烈太后臨朝穆以異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
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異以穆伏念明年丁亥之
歲刑德合於乾位歷法太歲在丁干祇德在北宮太歲在
亥卯未祇刑亦在北宮故合於乾位也是
以父居上六故云其道窮也王弼注云陰之爲道卑順不
進乃至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繼故戰于野
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易坤卦之大象詞也謂陽道
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變冒五位四候
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善
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
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
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
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
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
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
明年當有小尼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
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

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異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於是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續漢書曰穆率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礼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河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役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礼記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以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得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見爲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

厖則道數不遠敦厖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厖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瘁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蹇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平夫子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楚嚴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曰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德經之詞也顧歡注曰道德為厚禮法為薄清虛為實聲色為樂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有失以惠待之即上凡子楚莊是也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孔子楚莊已踐履之近則丙吉張子孺行之漢廷宣帝時丙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吾竊陋之子孺為車騎將軍匿名遠權隱人過失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稱舉也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産弟爲大尉親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爲言太后即召以爲北地都尉也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爲九卿用車方進獨與長交相薦之也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前言曰天子以韓安國爲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名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奏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子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也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事具韓稜傳也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

揣不誠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
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
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穆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
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有問不見客亦不若也何故曰古者
進退揚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罰
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疫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
矣敖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求之其愈者則孺子之嬰
也其甚者則求酸鹹鬻之贈貝利市習義退公軼私重居勞於聽
北或於道而求其私贈矣片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澤並決
而莫之敢塞游騶躁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穿也後生
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仲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
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補無禮堂焉非則滯耶有發也則亦焉興
是以敢受疾也子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
及詩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遺毋豪親解綿絕交人豐寺及我為
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
以謁相與足下豈亦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哦劉
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鵰不絜其翼飛不正向窗

不定息飢則木擬飽則泥伏鬱食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嘈欲無
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哦來從此訣各自努力
因此而著論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
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
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黃帝作中机
盤盂之誠太公陰謀巳武王衣之銘曰桀鑠黃女工難得新捐故後
必寒銘曰以銷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銘曰樂極
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焉危也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
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
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
益於国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外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
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群公之首異絕帶故三公一日
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四海傾

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水災及蝗蟲也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剥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書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矣廣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玄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幾成大患賀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應陽賊華孟稱黑帝並九江郡屬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荊揚之閒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即就也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曹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屬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死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

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穆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尚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国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讙頭之国帝堯葬焉郭璞注云讙頭驩兜也礼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呼噏吐納也伊尹顏回夏桀盜跖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已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

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季文子君子以爲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遂共謚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

下之所造故顏閔至德不聞有諡朱
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杜預注云比
近也周密也
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
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致焉其論略曰聞之前訓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
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至周德
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
之缺也自此已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
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
有之其論之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
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
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
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
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
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
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
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

政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
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眾各從其行而矯之
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
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
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
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
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蓋
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言也又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並見論語故易
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讌朋之謠詩小雅伐木序云讌朋友
故舊也其詩曰伐木滸滸釃
酒有藇釃音所宜反藇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
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紵衣傾蓋
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子產子
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

子相遇於途盖而詢蓋調耳交蓋也前書曰王陵貴而未
爲友朱博興而有爲友時薛宣爲左馮翊朱紱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相薦
達

斯固交者之方焉 方猶也

賈誼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爲丞相
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爲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
吏趨執利者皆去嬰亦稍稍絕蚡蚡新拜大將軍青婦子霍去病爲驃騎
將軍皆爲大司馬大將軍青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益
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也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
平之弟帰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即去此其理也
又何怨焉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
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勢合退因衰異又專諸荊卿之**

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媚嗣未得立請專諸刺吳
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
請王僚酒酣專諸置七首魚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荊軻衛人
也游於燕太子丹尊於秦秦王政過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爲
上卿故謂之荊卿軻入
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嬴魏隱士
公子無忌請爲上客秦圍邯鄲嬴教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
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爲知己者死乃變名姓欲刺襄
子襄子令執之
遂伏劒而死 **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

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豫
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
朋之義 易曰西南得朋 **蔡氏貞孤之言其爲然也古之善**
交者詳矣漢興冊王陽貢禹陳遵張竦 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
人也張竦字伯松竦博多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也 **中世有廉范慶鴻**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

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
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
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
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爲交通關涉也恢獨皦然
不汚於法皦明也音公鳥反或從白作皎音亦同遂篤志爲名儒性廉直
介立介特也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
數致禮請恢恢絕不荅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
東觀記京兆尹張恂召恢署力曹史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
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揚
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

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
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
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嶠書曰安擢爲宛今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
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千人主以闚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
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宗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辟出書印
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
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東觀記載恢所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
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
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入爲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
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

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決錄注曰謂字叔和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埶盛爲各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富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宜上以

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謂[illegible]憲弟篤景瓌也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世卿持權春秋以戒列傳曰齊崔氏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等

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輓引柩也衆庶痛傷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朝錯何氏家傳云並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授者當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十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

侯之戹春秋有鸜鵒來巢左氏傳魯大夫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季乾侯位平子逐昭公公孫于乾侯杜預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也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氏注云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即殷人也子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庚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川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之曰吾過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懼音紀異反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帑音它朗尺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晏晏溫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洽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外則損服徹膳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為害也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

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
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
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
有度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王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見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
帛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
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
宜先正已以率群下還所得暢因陳得失奏王侯
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
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

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國語昔楚鬬子文三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主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晡七束糗一筐以著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公儀退食之比哉史記公儀休相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售其貨乎比音庇由不能用
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時章帝崩北殤王名石齊武王縯之孫也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
衛之中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
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須待也親
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適音的謂無指的討捕也蹤
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股肱謂手臂也公府

有賊曹主知盜賊也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敞在大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丙吉爲丞相不案事遂爲故事見馬防傳也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陳平爲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者在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感於所聞公縱姦匿竟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敵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盜賊之曹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竟師稱其正以高第拜御史時遂以竇憲爲車騎將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第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闔慢書之恥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僨冒頓謂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大姒也詩曰既有令德考亦有文母也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哼敖之恥而盛春東作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百雖斗筲之人鄭玄注論語曰筲竹器容斗二升誠竊懷怪以爲篤景親近

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膺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較明）昔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公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大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桓公而篡其位）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国）如憲等

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爲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大叔段襲莊公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曰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爲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邪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猶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東觀記曰何脩生成爲漢膠東相成生果爲太中大夫果生比干爲丹陽都尉比干生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鄢光祿大夫鄢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也復以愚陋旬年之閒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

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鮦水俗謂之三丈陂）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千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雄也霍光之子禹）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隗也）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礼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偪（勦絕也）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借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

交面朋崇厚浮僞（楊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浮僞者勸之以崇厚也）恢舉謗己敞非祥瑞永言國偪甘心彊詖（詖佞諂也竇憲兄弟奢僭上偪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詖之人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列傳卷第三十四　范曄　後漢書四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爲業）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侯（鄳音莫庚反）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荊鳳（本或無荊）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彪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

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
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
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虔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
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賜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
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
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畢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處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
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
以虔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永元初竇氏
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虔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

民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
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
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賜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
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
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
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
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

（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欽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復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欽初以

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皐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囚詣問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便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新歸国賓客放縱千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与群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

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民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隣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飲水而已後年隣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閏當從行縣從書佐

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蓋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闈登具物除子男盛爲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官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秩上卿長安国由爲講焉祭酒宣爲講李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子喪而而大義乖故春秋爲毛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揔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无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

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義微人太經來久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

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拜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国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蟊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貰寬也音示夜反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也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

[illegible]望張後增其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illegible]
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
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
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
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
皐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皐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
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
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
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

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
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禮記月令曰孟夏月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皁落也）秋一物華即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
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
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
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
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
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
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
罷之（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瘳有司奏君年體衰廟郊廟儀仍有臨廢非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戎事留君其上司空）

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荊州東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徒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眞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孝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恪勤職事所掌辯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見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

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姒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卜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即明四日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芻蕘詩大雅曰成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也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國語叔向曰國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於故老而後行之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且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蓋選舉因

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illegible]奇策以佐高祖[illegible]
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国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与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彊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為諫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三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

不猒猒服也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祚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秋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秋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

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貞篤規謙虛
温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
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
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
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猶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
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勑勞日久後母年
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干里臣寧方國（詩曰厭徳不回以受方国）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
參選紀綱頹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
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
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
爲太尉録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
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
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三
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
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
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
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爲太傅
總録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盤弘之荆州記曰
被滙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
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

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遜順也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興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沖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具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之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王人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銜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大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家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

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楊雄傳曰箴莫大於虞箴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弄冒干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話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岳卿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或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孫人有則有[illegible]

胡我黃鐘厥純懿魏魏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弈弈江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顯乎莫與為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垂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如令志行無牽於物臨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為戒

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寡安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譽無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曰棟凶也